

■金 丽/著

麦克白的痛苦和灾难

——从《圣经》视野解读西方文学研究之二

文
学
研
究

麦
克
白
的
痛
苦
和
灾
难
/
金
丽

[摘 要] 《麦克白》与《圣经》之间存在知识、意象、观念三个范畴的明显联系。在这些联系中莎士比亚突出反映了麦克白的罪性、罪罚、罪灾以及由此遭受的种种内心痛苦和外部灾难。麦克白的悲剧首先是具有《圣经》基督教生命体验的人的悲剧。

[关键词] 《麦克白》《圣经》基督教 罪性 罪罚 罪灾

[中图分类号] I106.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87(2002)02-0121-

05

Macbeth's agony and disaster

JIN Li

(Chinese College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 China)

Abstract :By looking at Biblical allusions, biblical symbols and biblical/Christian ideas we can clearly see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Shakespeare's Macbeth and the Bible. It is in these connections that Shakespeare portrays Macbeth's sinful nature, his inability to live up to reason, and consequently, his suffering from both internal tortures and outside disasters, which ultimately results from God's punishment. Macbeth's tragedy is, first of all, the tragedy of a person imbedded in biblical/Christian tradition.

Key Words Macbeth, biblical, christian, worldview

17

世纪初的英国伦敦,莎士比亚伏在他那个花里胡哨剧场的楼阁编写《麦克白》,国王詹姆士一世庄严的宫廷里聚集了 47 位学界精英,他们把译出的英文版《圣经》大声读出,以保证这次译文具有文笔之优美和韵律的流畅。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和这个被称为钦定本的《圣经》从此都成为欧美文学的传世之作。^{[1]P316}

《麦克白》已经被说了几百年了,对于麦克白的悲剧,一些人说到命运的神秘力量,另一些人说到个人野心及下场,还有人说的是中年人的“自我”膨胀以至毁灭。我要说的则是被莎士比亚放置到《圣经》基督教背景下的麦克白不可避免遭受着的心灵痛苦和全部灾难。在我看来,麦克白的悲剧不仅是一个人的性格或命运的悲剧,不仅是一个人在其政治仕途或

年龄阶段上的悲剧,它首先是具有《圣经》基督教生命体验的人的悲剧。《麦克白》讲述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传达的却是《圣经》基督教既简朴又伟大的观念。

把莎士比亚创作与他的《圣经》基督教文化传统联系起来,一直是评论界不可回避却又有争议的问题。布拉德雷、丹比都提到,莎士比亚一些重要悲剧是表达观念的戏剧,其性质和中古流传下来的道德剧相似。^{[2]P1953,224256} 威尔逊·奈特在“莎士比亚与宗教仪式”的著名论文中提出莎剧“笼罩着宗教仪式的宏伟气氛,贯串着崇高的正统的基督教的精神”。^{[3]P422}

英国当代文学评论家海伦·加德纳则明确说,莎士比亚悲剧是“基督教悲剧”,因为“它所揭示的神秘,都是从基督教的观念和表述中产生出来的,它的一些

最有代表性的特点,都是与基督教的宗教感情和基督教的理解相联系的”。“莎士比亚戏剧的确以最为优美动人的形式表现了显然是基督教的观念”。^{[4] (P2576)}

不管评论家说过什么、还要说什么,仅就《麦克白》来说,我看到了它与《圣经》基督教之间存在知识、意象、观念三个范畴的明显联系。也正是在这些联系中,莎士比亚把麦克白那特有的痛苦和灾难表现得尤其突出、饱满、感人。

1.《麦克白》与《圣经》知识的联系

从知识的角度,《麦克白》有不少直接或间接引自圣经的词语、警句、寓言。麦克白夫人主张“一点清水就能把我们这件事洗去”^①是《旧约·申命记》第21章第19节“证明无罪的洗手仪式”的影射。麦克白夫人的医生所说的“病人更需要牧师,而不是医生”可以联系到《旧约·历代志下》第16章第1114节经文所说“亚撒王病势十分严重,但他却只懂得找医生诊治,没有寻求上帝的帮助。”在《旧约》的智慧诗篇中可以找到麦克白关于死亡来临的著名独白《麦克白》还引用了不少《圣经》比喻、典故。例如:麦克白与撒旦相似,麦克白夫人像夏娃似的人物,麦克白夫妇则是亚当与夏娃故事的重演;麦克白胜利归途中的女巫就是伊甸园那诱人犯罪的蛇。国王邓肯是个基督似的人物,麦克白在自己城堡里设宴欢迎邓肯好比最后晚餐中的犹太。麦克白杀死邓肯就好像把他的主钉死在十字架上。麦克白去看望女巫的场面对应着《撒母耳记上》28节记载扫罗夜访隐多珥女巫,要她用魔法召唤先知亡魂,以便求教对付非利士军队的方法。

《麦克白》的这些词汇、语典、比喻都不能从一般字面意义去理解,它们出自《圣经》基督教概念系统,已经在历史和文化中赋予了特定的涵义。

2.《麦克白》与《圣经》意象的联系

《麦克白》并非只有《圣经》字面知识,这部剧还反复运用了《圣经》的意象。英国学者斯珀津在其公认的经典性研究中提出,莎士比亚常以某个意象反复出现于剧作中,借以表现该剧的主题思想,其作用有如歌曲中重复出现的主旋律一样。“这些意象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使我们能很有把握地去了解莎士比亚对问题的看法,同时也使人们能直接看到他的思想和想象力是怎样活动的”。^{[5] (P331)}《麦克白》重复运用的意象是“血”。它的《圣经》出处是《旧约·创世记》第4章第315节所载该隐杀亲的故事。该隐和胞弟亚伯给上帝献祭,上帝乐于接受亚伯的供物,却看中不中该隐的供物,该隐为此忌恨亚伯,把亚伯杀死在田野。立时,无辜者的鲜血在大地流淌,向上帝哭诉。上帝行使公义,赶来追问该隐,遂把该隐

驱逐远方,该隐成了流浪者。西方文学常以“该隐”喻指“杀人犯”、“谋杀兄弟的人”;“该隐与亚伯”指“骨肉相残”、“同室操戈、自相残杀”;亚伯的血向上帝哀告“则表达了无辜者要求申冤、上帝必将审判的观念。

《麦克白》从各方面突现了“血”的意象,首先从麦克白的方面,他杀了国王邓肯后,看到“邓肯就躺在这里,他银子般的皮肤上流淌着缕缕黄金般的鲜血……这些凶手的身上浸透了行凶的颜色,他们的匕首上糊着刺眼的血块”。他走到前台,呆呆盯着自己那血淋淋的双手:“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啊,它们要把我的眼睛抠出来,用整个大海的水能洗净我手上的血迹吗?不会,我看我的血手却会把所有的海洋染成血色,把一碧无垠的海水染得一片殷红。”他又用“眼下我双脚踩进了鲜血中”来表述自己屠杀无辜的可怕处境。在麦克白夫人方面,她原以为“一点清水就能把我们这件事洗去”,却发现“谁知道那老头会有这么多血,”“这双手就永远洗不干净吗?”“还是有血腥气,所有阿拉伯香料都薰不香这双小手”。她无法面对手上沾满的无辜者的血,内心充满克制不住的悔恨和恐惧,在无数个夜游症不眠之夜,神经质地不断做洗手动作,最后绝望地狂嚎疯死。“血”的意象把《麦克白》渲染成一个“血淋淋的舞台”。

3.《麦克白》与《圣经》观念的联系

在笼罩整个舞台的“血”的意象背后,是《圣经》基督教一系列观念:原罪人性、罪与罚、罪与灾,人的罪感,上帝的公义。这些观念把《麦克白》人物、行动、对话、独白组织成为一个核心,圆满地刻画了麦克白在其罪性、罪罚、罪灾中的痛苦和灾难。

(1)《麦克白》与《圣经》的原罪人性观

《麦克白》与《圣经》息息相关的第一个观念是原罪人性。莎士比亚时代流行的人性观至少有三个,其中两个都源自文艺复兴的古希腊思想,都属于世俗人本意识。它们看重人的感性本质,肯定对自身原始欲望的追求和实现,对人的本性持乐观看法。至于如何解释人的过错和罪行,采用苏格拉底代表的古希腊早期哲学,认为人之犯错犯罪是因为缺乏教育,不懂得事理真伪,成了无知的牺牲品,用苏格拉底的名言来概括:“知识即美德”“过错在于无知”。第二种人性观来自古希腊后期的命运观,认为在人力世事之后有个操纵力量,这个操纵力又是人无法得知的。人不得不承认命运,但又不屈服,要反抗命

① 《麦克白》引文出自莎士比亚《麦克白》,韩克敌/注释,曾胡/译,外文出版社,1999年。

运的作弄惩罚,于是人生常常演出悲壮而神秘的命运悲剧。第三种人性观跟传统的希腊世俗人本思想截然不同,它是《圣经》基督教的原罪人性观,认为人的原欲本性是脆弱残缺、不可靠的,人在本质上就趋向于错误和罪恶,不管多少知识理性都不能避免人犯错作恶。原罪人性观通过《圣经》神话亚当夏娃失落的故事隐喻出来,也大量体现在《圣经》的史传文学中《圣经》的民族英雄、帝王将相无不因自身的罪性而造下罪孽犯有罪行,而且个个都是明知故犯者。原罪人性观被经典地陈述在《新约》保罗给罗马人的书信中:人犯罪不仅是由于人的无知,不仅是由于命运捉弄,更是由于人自身的局限性;人类的灵魂里潜藏着恶魔”。

《麦克白》显然排斥了“过错在于无知”和“命运无常”的希腊传统,采取了《圣经》基督教的原罪人性观。它写麦克白夫妇无论如何也无法用知识理性来克制自身的犯罪冲动,罪来自人本身。尽管莎士比亚写了诱使麦克白弑君篡位和以后一系列谋杀的各种外部力量,然而,外部的邪恶只是为麦克白进行选择提供了背景,它们并不是麦克白作恶的原因和理由。在戏剧的前几幕中,我们反复得到这样的印象——麦克白有着清醒理性,也深谙各种道德知识,他们知道要干的事绝对是缺德犯禁的,但他们忍不住要去做,他们是在对自己行动的前因后果都一清二楚的情况下眼睁睁地毁了自己。麦克白就该不该谋杀国王而展开的有关“来世报应”和“现世裁判”思考,紧接着又一——罗列他不应该谋杀的具体原因,这些都说明他的头脑是何等清醒,根本就不缺乏好与坏、善与恶的知识,也有足够的理性来预测行为的前因后果。麦克白夫人更有一番透彻推理:首先,丈夫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但不可能“冠冕堂皇地达到目的”;那么,“必须”走捷径”;“不正当地取胜”;于是,“不能有”过多的仁爱之乳”,“必须要”与野心配套的邪恶”。因此我们看到,舞台上的麦克白夫人高高举起了理性的双臂去拥抱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处不在,等待着为非作歹的精灵”。“让我摆脱女性的柔弱吧;让最凶残的冷酷从上至下灌注我的全身!让我的血液凝结……来吧,进入我的胸怀,将我女人的乳汁变成苦胆汁!”被邪恶和冷酷凝结得如铁如石的麦克白夫人教育她的丈夫:“我曾经哺乳过,知道怎样怜爱吮吸我乳汁的婴儿;可是要是我也像你一样,曾经发誓下这样毒手的话,那我可以在婴儿冲着我的脸微笑时,将乳头从他柔软的嫩嘴里拔出来,把他的脑袋砸碎。”如此冷气森然的理智,如此狠毒残忍的人性,如此明知故犯作恶犯罪的铁石心肠,使麦克白夫人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坏女人”。麦克白夫妇走火如魔般的作恶的冲动,他们的

知识、道德、理智都不足以遏制的邪恶意念,这种形象以不可思议的力量震撼我们,让我们心悦诚服地相信人类本性里确实具有罪的根源。

《麦克白》是在《圣经》基督教景观下演出的一场“带有寓言的意味”人性悲剧。很少有文学作品如此清晰和坚定地描写源自人性邪恶的犯罪经历。莎士比亚《麦克白》为英国文学提供的关于人的罪性的故事,正如但丁《神曲》对意大利文学、霍桑《红字》对美国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对俄国文学的作用一样。

(2)《麦克白》与《圣经》的罪罚观

值得注意的是,莎士比亚并未让麦克白夫妇停留在他曾经写过的伊阿古、李尔残忍的女儿等“心肠变硬”“无泪”之徒的水平上。当谋杀已经完成,当犯罪终于实现,当罪恶的事实不再是空中的幻景而是淋漓鲜血呈现在眼前;《麦克白》剧中的敲门声“响了;敲门声清楚地宣布反作用开始了”“另一个世界出现了”;“人性的回潮冲击了魔性,生命的脉搏又开始跳动起来。”^{[1] P23228}一度沦为恶魔的麦克白重新回到人的心肠,他瞪眼凝视自己粗暴的灵魂、邪恶的本性、可怖的罪行,他惊呆了、震撼了、战栗了:“我仿佛听见一个声音喊着:不要再睡了!麦克白谋杀了睡眠。”“倘若我在此事发生前一个小时死去,我也算是有过一段幸福的时光,因为从这一刻起,人世就再也没有什么值得认真的事了。”本来我像大理石一样完整,像岩石一样坚硬,像空气一样辽阔广大;可现在我被难言的疑心和恐惧所包围,幽闭和禁锢。“咱们与其在无穷无尽的迷乱中让心灵饱受折磨,倒不如和那些死人在一起更好些。”而“遇事镇静、意志坚强”的麦克白夫人也悔恨:“费尽心机,还是一无所获;心愿得酬,内心空空。因毁灭他人而使自己在疑神疑鬼的欢乐中,反倒不如被我们毁灭的人更心安理得。”从敲门声响起直至以后全剧,莎士比亚竭力渲染麦克白夫妇面对血淋淋的双手而体验着的血淋淋的内心。那剧烈的悔恨、深重的自责、无边的恐怖、凄凉的哀叹,突出表现了《圣经》基督教的另一个重要内容——罪与罚。

在《圣经》基督教的思想系统中,“罪”与“罚”是紧密联系的。“罚”包含三方面意思:现实的惩罚,上帝的永世之罚,良心之罚。亚当夏娃失去天堂发落到尘世苦境,该隐被逐出家园到异乡流浪,象征地表达了人必须在现实上承担责任。《圣经·旧约》处处可见罪罚的现实性。《圣经·新约》则通过延长人的生存形态和人的生命感觉强调了上帝的永世之罚。现世之罚是任何人都怕而避的,上帝永世之罚对于中世纪的西方人却有着特别强大的行为约束性和精神威慑力。对于现世之罚,麦克白是心中有数:

“在这种事情上,我们仍逃不过现世的裁判;我们树立下血的榜样,教人杀人,结果反而自己被人所杀。给别人下毒者,必将自饮毒液,这就是公平的正义。”不过,既然把恶有恶报的现世事理看得这么清楚,麦克白也就不怕了,决意豁出去了:“眼下我已经两脚深陷于血泊之中,要是不再涉血而进的话,回头的路也同样索然无味。”“以不道德开始的事情,须以罪恶来支撑。”永世之罚的恐惧是中世纪普遍存在的心理,活在人文主义时代拥有近代科学理性思考的麦克白当然不必顾及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永生惩罚:“如果暗杀能够获取正果,又能消除其后果的话,如果这一击能够让事情在这里大功告成,并毕其功于一役,那么在这里,在这人世的涯岸与沙滩上,我们就顾不得来世了。”既不在乎现世之罚,也无所谓永世之罚,麦克白还有什么好怕呢?他那些深重的罪感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呢?这个问题把我们引到《圣经》基督教关于“罚”的观念的更重要的一个层面——良心之罚。刚才谈了人的原罪本性,这里又说良心,听起来颇蹊跷。其实就是在这里我们才接触到《圣经》基督教关于人的完整的理解,莎士比亚也在麦克白饱尝良心之罚的灾难中深刻表现了这种理解。

《圣经》基督教所说的良心之罚不同于人在道德上对其恶行负责的世俗观念,也不同于别样文化意义上的“人本善”,《圣经》基督教的良心是建立在神圣根基上的。按照《圣经》,原罪人性并不是人的初始形态,恰恰相反,人原本是上帝的造物,而且被赋予上帝的形象和灵气,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曾经天使般跟上帝同在伊甸乐园。人之所以是人,绝不在于他具有可以沦为禽兽化为石头的自然属性,也不仅因为他具有应该父父子子的社会属性,而是在于他禀有高于自然、社会属性的良心质素,所以人才称得上是“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尽管人妄用自由、背逆神意而生出罪性,变得脆弱不可靠,缺乏向善的能力,但只要人还自觉是一个人而非一只兽或一物件,人就仍然有向善的本能和意愿。用《圣经》的话语来表述——人需要上帝的宽恕和拯救,人渴望与上帝和解,复苏人性,重返精神家园。在《圣经》基督教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不在于谁有更高的大脑理性,而在于谁有更强的良心感受性。一个人关于上帝造人、上帝造我的价值感、尊严感越强,他的良心感受性就越强,对于自身过失犯罪的内疚、忏悔感就越强。世世代代植根于《圣经》基督教土壤的西方人在正常状态下尚且摆脱不了做人的罪感,跌入深渊与魔鬼同伍的麦克白更是在作孽之际真真切切体验着自身的可耻可怕,从而生出一种自己的高贵和尊严被自己亲手玷污撕毁了的悔恨和自责。这

是《圣经》人性维度上的良心之罚,是具有基督教体验的人的生命感觉,是一种深切的内在痛苦,是自己对自己的不能容忍——不是理智不能容忍,而是禀有神性的心灵不能容忍。这种良心之罚所带来的种种内在灾难隐含着人对于自身罪的最高的怕与悔。

杀人前后的麦克白就处于这样的境况,莎士比亚把麦克白的良心之罚逐层戏剧化,主要场面有:(1)听到巫言诱惑,头脑闪过谋杀念头,但立即就“毛骨悚然”(第一幕,第三场)(2)对摆在面前的匕首的长段独白;“我看到你的刃上淌着一滴滴先前没有的鲜血”(第二幕,第一场)(3)谋杀后立即精神崩溃,“当他们说‘上帝保佑我们’时我却说不出‘阿门’!”“可我为何说不出‘阿门’?我才是最需要上帝祝福的人”(第二幕,第二场)(4)麦克白与夫人互相倾诉悔恨、恐惧、凄凉(第三幕,第二场)(5)晚宴上对着空位子上鬼魂的惊喊“千万别冲我摇着你那血淋淋的头发”(第三幕,第四场)(6)麦克白夫人梦游,“听听这叹息吧,这颗心多凄苦啊”(第五幕,第一场)(7)麦克白得知自己将被“天上的神”“大行天诛”时独白;“我已经活够了,我的人生之路日趋江河日下,就像一片枯萎的黄叶”(第五幕,第三场)(8)麦克白拼死前独白;“我开始厌倦太阳了,但愿这世界土崩瓦解吧。敲响警钟!吹吧,风!来吧,毁灭”(第五幕,第五场)。这每一幕剧都极有深度地表现出罪在负罪者身上引起的最大灾难是良心之罚。罪违反了人的生命神圣原则,扰乱人的正常生活次序,毒化了人的理智和心灵,强化自我卑贱可怖感,产生跟永恒割裂的恐惧,失去生活存在的意义,体验与世隔绝的绝望和孤独,最后可能导向自我毁灭。

(3)《麦克白》与《圣经》的罪灾观

罪与罚,还没有写完麦克白,一如罪与罚不只是《圣经》基督教的全部内容。人的罪性、罪孽固然要引出天罚、世罚、心罚,但人绝非没有出路。《圣经》基督教的最终意义就是为人展示出路。“罪”可以走向“赎”。这要依靠上帝与人的双向运动:一方面,上帝藉着人对他的信仰饶恕和救赎人,另一方面,人通过向上帝忏悔和归依得到拯救。但是,麦克白没有走赎罪的路。如果说先前巫婆的预言、妻子的怂恿、个人的野心把他纠缠在迷离恍惚的旋涡而冲动地跌入了罪恶的深渊,眼下双脚踩进了鲜血中的麦克白却清醒地决意要涉血而进了。当然,这种浴血前进的杀人者在人类历史上不知有多少,文学史也有的是踏上鲜血铺成的红地毯爬上王位的成功者,这就是人氏的一条法则“成王败贼”。不过,到写《麦克白》时候,莎士比亚完全剔除了“成则王”的世俗观,不再给屠杀无辜的王者多少张狂风光了,他这次要写的是罪与灾。所以除了极力刻画麦克白良心之罚

的内心灾难外,莎士比亚还大肆渲染跟麦克白内心灾难相呼应的种种外部灾难:天灾——“空中有恻哭声还有死亡的怪异的尖叫,一再预言可怕的大动荡和混乱将降临这可悲的时代。”此时该是白天了,然而沉沉黑夜却将那天空中动行的明灯遮了个严严实实。”家灾——夫人“被幻觉所困扰,让她无法休息”最后在哭喊声中“驾崩了”。国灾——“可怜的祖国!简直认不出它本来面目了。它不能再被称为我们的母亲,它成了我们的坟墓。”自灾——“现在他真的感到他的暗杀之罪紧紧地贴附在他的手上;……现在他真的感到他的头衔已在他头上松动,就像巨人的长袍穿在了矮小的窃贼身上。”麦克白是熟烂的果子,一摇即落;天上的神已经祭起了他们的法器,要大行天诛了。”最后,麦克白血淋淋的头被戳在复仇的刀尖上高高举向天空。

麦克白和他的生活世界全部毁灭了,这似乎印证了另一句老话——“恶有恶报”。但莎士比亚为“恶有恶报”的世俗观念赋予了上帝公义的基督教阐释,他把麦克白里里外外的灾难都放置到《圣经》的上帝主宰一切的背景里。自从麦克白夫妇产生犯禁邪念那一瞬间开始,他们就清楚意识到浩浩苍天之上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力量,这种力量是公义的,它对于善恶绝不会无动于衷。所以麦克白忍不住祈祷:“星星啊,将你的光焰藏起来吧,不要让你的光芒窥见我深藏的阴暗的欲望”。麦克白夫人也呼吁:“别让苍天透过浓黑的夜色偷窥到这一切,并高喊‘住手,住手!’舞台上所有的事件和细节说明,麦克白夫妇在罪恶深渊的边缘每移动一步,就必然被导向反面,发现自己面对的只有内心的血腥和现实的破碎。在这个悲剧世界,一切都不可靠、不确定——巫言、人性、理智、暴力带来的只是‘无穷无尽的迷乱’。但有一点确定无疑,那就是公正的报应和惩罚。麦克白夫妇被黑暗莫测的力量推来挤去,在不可控的极端感情相互冲撞中徒劳挣扎,最后‘像一片凋谢的黄页’被卷入倾覆的深渊。罪恶导致痛苦和灾难,引起悲剧性后果,这是上帝公正审判的必然结果。莎士比亚以惊心动魄的艺术表现力传达了《圣经》基督教关于上帝是世界的主宰并具有绝对公正性的观念。

从文本分析指出《麦克白》与《圣经》基督教的联系,有益于加深理解麦克白的悲剧实质。至于莎士比亚何以把麦克白搞成这样子,是他为表达《圣经》基督教观念而写麦克白?抑或麦克白激活了他的《圣经》基督教传统文化心理?这属于作家研究的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但需要注意的是,麦克白原

是英国史学家霍林希德《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记载的一个苏格兰大将,他为篡位而谋害了国王,结果弄得身败名裂,自行毁灭。史载的麦克白没什么痛苦可言,但莎士比亚把这个人物彻底改变了——从心胸狭窄、野心勃勃、冷酷无情、弑君篡位的罪犯变为饱受心灵折磨的“不幸者”。莎士比亚为什么要篡改历史呢?麦克白一类为走上王位而滥杀无辜的“顶着人头的恶魔”,莎士比亚还见得少吗。他的《理查三世》就塑造了弑君篡位的独夫民贼典型。然而,学者早已指出,麦克白跟理查三世有着“决定性的差别”。^{[7] P202204}莎士比亚为什么不按照历史的真实去反映麦克白,却要用《圣经》基督教的逻辑把他翻造成另一种形象?是因为他经历人生沧桑到晚年创作《麦克白》时候更冷静成熟,在重新审视人的问题时求助于《圣经》启示?是因为他曾经崇奉人文主义精神高歌人的自由伟大,却最终发现人本性之靠不住及其人生的卑鄙、残酷、荒唐、空虚以至于回归基督教传统?为什么要求助《圣经》、回归基督教呢?难道文艺复兴人本主义还不足以提供人性的根基、人生的答案?莫非《圣经》基督教倒是理解人的永恒可靠的真理?

【参 考 文 献】

- [1] The Bible through the ages[M].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Inc., 1996.
- [2] [英]布拉德雷. 莎士比亚悲剧的实质[A]. (英)丹比. 两种自然[A].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 [3] [英]威尔逊·奈特. 莎士比亚与宗教仪式[A].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 [4] 海伦·加德纳. 宗教与文学[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 [5] [英]斯珀津. 在莎士比亚悲剧的意象里所见到的主导性的主题[A].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6] [英]德·昆西. 论《麦克白》剧中的敲门声[A].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 [7] [英]赫士列特. 莎士比亚戏剧人物论[A].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收稿日期 2001-08-20

[责任编辑 廖智宏]

[责任校对 蒙本曼]

[作者简介] 金丽(1957-),女,满族,河北人,四川大学文学硕士,美国丹佛大学宗教学硕士,现为广西民族学院中文学院教师。广西南宁,邮编 530006。